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魏宜輝：關於“箭之初文”的補釋

在2007-12-18 12:54:27 发布:

## 关于“箭之初文”的补释

(首发)

魏宜辉

南京大学中文系

今本《礼记·缁衣》篇中“葉公之顾命”一句，与其中的“葉”字相对应的字，在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《缁衣》篇中分别写作： [1]



郭店·缁衣 22



上博(一)·缁衣12



“ ”字以及“ ”字上部所从的“ ”旁作二倒“ ”之形。较之“ ”旁，“ ”字所从的箭矢在箭头下面加一短横“ ”笔。“ ”、“ ”当为同一字。本文隶定作“ ”。“ ”字从“ ”从“ ”，隶定作“ ”。

对于这两例字，诸家有不同看法。《礼记·缁衣》篇中的“葉公之顾命”的内容又见于《逸周书》，但“葉公”在《逸周书》中作“祭公”。李学勤先生将郭店简中的“ ”字所从之“ ”释作“彗”字。“祭”字古音属于精母月部，从“彗”声的字也属月部，或为精母，或为心母，与“祭”通假是很自然的。

[2]但我们将“ ”与楚简文字中的“彗”字(旁)相比较，不难发现“ ”和这二



簪 曾侯乙墓简9

慧 上博(一)·性情论38

例中的“𠄎”、“𠄎”旁是不一样的。因此将此字释作“彗”显然不可信。

在楚系文字中，“𠄎”字又见于楚大府镬铭文和望山楚简。[3]



楚大府镬



望山二号楚墓简23

铭文及简文分别作：

1、秦客王子齐之𠄎，大府为王 𠄎 𠄎。集脰。（楚大府镬）

陈俊

𠄎

2、𠄎、𠄎，皆锦纯，丹厚 𠄎 之里，黄鞭（纆）组之滕。（望山二号楚墓23号简）

这两例上部所从的部分和上博简《缙衣》篇“𠄎”的写法是一样的，较之郭店简《缙衣》篇“𠄎”旁在下部多一短横饰笔。这两例字过去很多学者都释作“晋”，其中以李家浩先生的释读最具影响。

郭店楚简的材料公布后，李家浩先生又进行了补充说明：[4]

最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《缙衣》篇的“祭公”之“祭”，原文写法与大府镬的“晋”相似，也应该释为“晋”。杨树达说“晋”是“箭”的古文（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（增订本）》13—14页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）。“箭”从“前”声。古书中有从“前”声之字与“浅”通用的例子（高亨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195—196页，齐鲁书社，1989年）。郭店楚简“浅”、“察”二字所从声旁相同。“察”从“祭”声。于此可见，“晋”可以读为“祭”。

有一些学者赞同李家浩先生的观点，将郭店简及上博简《缙衣》篇中的“𠄎”、“𠄎”字径释读作“晋”。

[5]

上博简《缙衣》篇中的“𠄎”字，沈培先生结合卜辞、金文、楚简、文献等相关资料，指出“很可能就是‘箭’字”。沈文将“𠄎”字写作“𠄎”。[6]

“𠄎”有比较清楚的用例，可以帮助我们对此字的了解。先看跟此字有关系的“晋”字。现在，已经有比较多的材料表明“晋”字有两种写法。在“晋”通常的写法中，它的上面从“彗”。但是，在战国文字中，“晋”字上部所从的偏旁常常写成 𠄎 形。……说明“彗”与“𠄎”关系密切。再看 出现的 𠄎 例。郭店简从“𠄎”的“晋”字用于“晋公”一名中，李学勤先生认为就是“祭公”。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中已经出现了写成 𠄎 的“矢”字，因此 𠄎 基本上可以肯定 𠄎 不是“矢”字。既然不是“矢”，但又作

“晋”的声旁，并且又读为“祭”，这怎么解释呢？这要回过头来看看“铎”字。西周金文《师汤父鼎》“矢铎”连用，孙诒让认为“铎”当读为“箭”。我们前面也说过，“铎”和“ ”都可以作“晋”的声旁，关系密切。联系这些情况来看，“ ”很可能就是“箭”字。“晋”以“箭”为声旁，并不奇怪。前述孙诒让文就曾引古书注解“古文铎为晋”。把“ ”释为“箭”，其读为“祭”，就是元部和月部（祭部）阳入对转的关系。

**辨** 沈文认为“ ”就是“箭”字，而“箭”与“祭”的读音很近。这样一来，简本《缁衣》与传世文献中的异文“ ”、“祭”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用通假现象来解释。上面引述李家浩先生文中，已谈到了“晋”和“祭”可以互通的情况，其实也是借助“晋”与“箭”在古书中有互通的例子这层关系。从这种解释来看，沈培先生将“ ”释作“箭”是有道理的。较之前面提及谱家将“ ”、“ ”径释读作“晋”，沈先生的说法显然更具有说服力。只是沈先生的论述认为“ ”也是“晋”字，与我的看法有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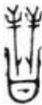
“晋”字从铎从曰。从战国楚系文字中“晋”字的写法来看，有些字例中“铎”旁和“曰”旁连在一起，以至于“铎”旁下端的两横笔都与“曰”旁上端的横笔

A  荆历钟（《集成》1·38-1）

B  曾侯乙编钟（《集成》2·322-6A）

C  曾侯乙编钟（《集成》2·290-6B）

D  曾侯乙编钟（《集成》2·328-5B）

E  曾侯乙编钟（《集成》2·293-4B）

形成借笔（如A、C）；在有的字例中由于刻写草率，“铎”旁又和“曰”旁脱离，以至于“铎”旁下端的横笔脱失。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属于特例，不能据此认为“晋”字有从“ ”的写法。在有的字例中（如例D），“晋”和“ ”在字形上确实难以区分。但我们发现还是可以通过细部的差异二者区分开来。“ ”字（旁）所从的倒矢，都在箭头和箭尾之间加上一短横作饰笔，而“晋”字所从“铎”旁中，作为饰笔的短横只见于箭头下方，而从未出现在箭头和箭尾之间。可以说，在箭头和箭尾之间有无短横是辨别“晋”和“ ”字的标志。如果未意识到这一区别，那么就很容易将二者混淆。

谱人将“晋”和“ ”字混为一谈，除了字形上相近，以为“晋”、“箭”读音相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古书中的确有例子证明“晋”、“箭”读音相近可以互通。

(1)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：“其利金锡竹箭。”郑注：“故书箭为晋。杜子春曰：‘晋当为箭。’书亦或为箭。”

(2)《仪礼·大射仪》：“缀诸箭。”郑注：“古文箭作晋。”

(3)《吴越春秋·勾践归国外传》：“晋竹十度。”杨氏本段玉裁说谓：“晋竹即箭竹，所谓会稽竹箭者是也。”

(4)《集韵·?韵》：“?，竹名。”又《线韵》：“?，《说文》：‘矢也’。隶作箭，或作翦、?。”

此外，“晋”之谐声字“戩”也属于精母元部字。[7]

这些材料似乎都可以证明“晋”、“箭”古音关系密切。据此，杨树达先生认为“晋”是“箭”之古文；李家浩先生认为“晋”可以读为“祭”；晋沈培先生认为“晋”可以作“晋”字的声符。然而我们考察“晋”、“箭”的读音，发现它们的关系其实并不近。“晋”古音属于精母真部，“箭”属于精母元部。[8]声纽虽相同，但真、元两部的关系并不是很近。那么为什么古书中却多次出现“晋”、“箭”互作的例子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。结合我们前面的讨论，我们认为古书注解中“当为箭”的“晋”，很可能就是我在上文中讨论的“晋”字。“晋”与“晋”写法非常接近，虽然在古文字中仍有所区别，而后人显然逐渐忽视了二者的区别，在隶定时讹误作“晋”字。晋汉代学者对“晋”这个字用作“箭”的用法仍有认识，故而在古书的注解中指出其与“箭”的关系。这样看来，“戩”也晋可能本是一个从“晋”声的形声字，后讹作从晋。上文讨论中出现的矛盾可以用这种解释予以解决。

大府鎬铭中“大府为王飢鎬”，晋李家浩先生认为“晋”为“晋”字，“晋鎬”应该读为“荐鎬”，指进献食物用的鎬。“飢”应该读为“飧”，训作“治”。“大府为王飢晋鎬”的意思是：大府替楚王治荐鎬。[9]我认为除了“晋”字，李先生对此句的理解基本上是可信的。晋我认为这里的“晋”字应读作“饌”。“饌”古音属于崇母元部，与“箭”音很近。《说文·食部》：“饌，具食也。”即安排或准备食物。晋“大府为王飢鎬”即：大府替楚王治饌鎬。

本文蒙刘钊先生审阅指正，谨表谢忱。

注释：

[1] 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第18页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；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一）》，第5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。

[2] 李学勤：《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》，《文物》1998年第7期。

[3] 刘彬徽：《楚系青铜器研究》，第361~362页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学中文系编：《望山楚简》，第57页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。

[4] 李家浩：《楚大府鎛铭文新释》，《语言学论丛》第二十二辑，商务印书馆，1999年；后又辑入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·李家浩卷》，第117~124页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
[5] 孔仲温：《郭店楚简〈缁衣〉字词补释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2辑，第247~248页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。王辉：《郭店楚简释读五则》，《简帛研究二〇〇一》，第172~173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。徐在国：《郭店楚简文字三考》，《简帛研究二〇〇一》181~182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。

[6] 沈培：《卜辞“雉众”补释》，《语言学论丛》第26辑，第238~239页，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。

[7] 陈复华、何九盈：《古韵通晓》，第292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年。

[8] 陈复华、何九盈：《古韵通晓》，第304、292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年。

[9] 李家浩：《楚大府鎛铭文新释》，《语言学论丛》第二十二辑，商务印书馆，1999年；后又辑入《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·李家浩卷》，第117~124页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。

点击下载word版：

0014关于“箭之初文”的补论.doc

上一篇文章：郭永秉：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·出子》“保”字解 下一篇文章：陈剑：释“琮”及相關諸字（一）

我要评论啦>>> 回去再看看>>>



 黑风老妖 在 2007-12-19 13:15:10 评价道：

好玩的是，古代这些形式的箭    都确实存在。而且象“至”那样的箭头读音也与之相近。



小温侯 在 2008-1-1 22:56:45 评价道：

魏先生似乎表达的有些问题。一方面，“声纽虽相同，但真、元两部的关系并不是很近。”这句话不知道从何而出？另一方面作者的原话“此外，“晋”之谐声字“戩”也属于精母元部字。”，又怎么解释呢？

其实上古音新派诸家元部都细分为好几部，并不是一个主元音。如郑张尚芳先生的构拟，箭是元2，主元音为\*en，和晋\*in说很近也是可以的。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 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 1209个读过此条>>

 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草野友子：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

·肖曉暉：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

·劉雲：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[www.gwz.fudan.edu.cn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) 公网镜像：[www.guwenzi.com](http://www.guwenzi.com)

网站邮箱：[fudanguwenzi@sina.com](mailto:fudanguwenzi@sina.com)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